

鏡與劍

—— 中國諷刺小說史略

文津學術文庫 1

齊裕焜 · 陳惠琴 著



文津出版社

文津學術文庫 1
齊裕焜·陳惠琴著

鏡
與
劍

——
中國諷刺小說史略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鏡與劍：中國諷刺小說史略 / 齊裕焜, 陳惠琴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 1995[民84]
面；公分. -- (文津學術文庫；1)
ISBN 957-668-313-0(平裝)

1. 中國小說 - 歷史

820.97

84008014

文津學術文庫 001

鏡
與
劍
—
中
國
諷
刺
小
說
史
略

作 者 / 齊裕焜 · 陳惠琴
發 行 人 / 邱家敬

出 版 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3636464 · 3635008
傳 真 / (02)3635439
郵 撥 帳 號 / 00160840(文津出版社)
登 記 證 /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出版日期 / 1995年9月初版一刷(①~1000本)
定 價 / 280元
I S B N / 957-668-313-0

邱鎮京 主編

¥ 1 2 3 · 6 1

作者簡介

齊裕焜



男，1938年生。
196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
現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祕書長、中國《水滸》學會理事、福建省文學學會副會長。
主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發表論文三十餘篇。

HK 4133/07

作者簡介

陳惠琴



女，1957年生。

1990年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參加《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的撰寫，發表論文多篇。

目 錄

緒論 鏡中取影 窮形盡相

——中國諷刺小說界說與喜劇形態…………… 1

第一章 春秋筆法 曼倩遺風

——中國諷刺小說的形成…………… 15

第一節 秦漢寓言中的諷刺小說因素…………… 15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諷刺小說雛形…………… 21

第三節 唐宋小說中的諷刺作品…………… 28

第四節 明清神魔與人情小說的諷刺藝術…………… 37

第五節 其他文學體裁的諷刺藝術…………… 42

第六節 明清諷刺小說概說…………… 49

第二章 近取譬論 亦真亦幻

——明清寓言式諷刺小說…………… 57

第一節	寓言諷刺的特質	57
第二節	《斬鬼傳》、《平鬼傳》、《何典》	60
第三節	《聊齋誌異》等文言小說集中的寓言諷刺作品	67
第四節	《西遊補》	77
第五節	《常言道》	83
第六節	《鏡花緣》	90
第三章	摹繪世態 鑄鼎象物	
——	明清寫實性諷刺小說	101
第一節	寫實性諷刺的特質	101
第二節	《三言》中的諷刺小說與凌蒙初的「愚行小說」	104
第三節	明末清初擬話本中的懲勸小說	116
第四章	戒而能諧 婉而多諷	
——	中國諷刺小說的第一座里程碑《儒林外史》	133
第一節	對科舉制度的剖析，是對傳統的政治型文化的反思	134
第二節	對封建禮教的揭露，是對道德型文化的反思	143

第三節	寫實諷刺藝術的典範	149
第五章	辭氣浮露 筆無藏鋒	
——	晚清諷刺小說	163
第一節	諷刺小說從古代到近代的嬗變	163
第二節	《官場現形記》、《樞杌萃編》等	169
第三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等	187
第四節	晚清諷刺小說的藝術特色	202
第六章	溫婉辛辣 各有千秋	
——	現代諷刺小說	213
第一節	現代諷刺小說概說	213
第二節	老舍的諷刺小說	240
第七章	深刻警策 畫出靈魂	
——	中國諷刺小說的第二座里程碑《阿Q正傳》	263
第一節	《阿Q正傳》	263
第二節	《吶喊》《彷徨》中的諷刺小說	275

第三節 《故事新編》	286
第八章 機智幽默 笑喻人生	
——中國諷刺小說的第三座里程碑《圍城》	297
第一節 錢鍾書的《圍城》	297
第二節 錢鍾書的諷刺藝術	307

緒論 鏡中取影 窮形盡相

——中國諷刺小說界說與喜劇形態

美學理論家們常說，藝術猶如鏡子。尤其在談到喜劇時，人們似乎更流行地說，喜劇是「生活的摹本，習俗的鏡子，真理的反映」（註一）。喜劇是「習俗的鏡子」，那麼，作為喜劇範疇之一的諷刺又是一面什麼樣的鏡子？這是我們在回答何為諷刺小說之前必須明確的。

「諷者，誦也，從言，風聲」。（《說文》）「諷」亦可釋為「不用正言，托辭婉言勸說」。（《辭源》）或釋為「不用正言，以微言托意」。（《辭海》）刺，《說文》解作「君殺大夫曰刺，刺者，直傷也」。（《辭源》釋為殺死，用尖銳的東西扎入。這是詞語解釋中的「諷」與「刺」。而作為藝術表現手法，我們來看看中國和西方關於諷刺的見解：

第一，關於諷刺的性質與寫作目的

亞瑟·帕勒得曾經在《何謂諷刺》一文中提到諷刺小說的性質：

例如愛與死的經驗，都是由於本質上很宏大，而起出了諷刺文所能及的範圍。在喜劇

與悲劇中，這些經驗也許被慶祝，被讚揚。但是諷刺文並不讚揚，它只有貶抑（註二）。

這裏所說的「貶抑」就是諷刺文的性質，也就是諷刺小說的基本性質。姜生博士將諷刺下定義為「責難邪惡與愚蠢」，他所說的「責難」與「揭露」即指出進行諷刺的方法，也就是帕勒得所說的「貶抑」的具體表現方法。可以這麼說，諷刺小說的基本性質就是「貶抑」，通過責難或揭發等表現方法具體呈現出來。

在《何謂諷刺》中，帕勒得還提到諷刺有兩種寫作目的，一是特萊登的主張，「諷刺文的真實目的，在於改正惡行」，一是迪佛的主張，認為「諷刺文的目的在革新」。這種說法，在中國文論中即《毛詩序》的「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聞之者足以戒」，《詩譜序》中的「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還有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的「抑正昏暴」、「意歸義正」、「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弭達曉惑」等，這實際上與「改正惡行」、「革新社會」的論述是不謀而合的。可見，中國文論家也認識到諷刺有「治療與復元」的功用，透過諷刺作品去責難邪惡、揭露愚行，以達改正惡行或革新社會的目的。

第二，關於作品取材的對象

諷刺小說的題材範圍非常廣泛，朱文納爾說：「任何題材都有被諷刺作家利用的可能。

諷刺作家不關心事物的本身，而是關心人們對事物的態度」。其對象是人與事物，他更具體說明諷刺對象即爲人所做所爲：「凡人之所爲——誓約、恐懼、忿怒、歡心、樂事、職業——都是我們小書的紛雜題材。」這裏，「凡人之所爲」說的是凡人所企圖的一切。因此，諷刺小說是非常具有社會性的，所以呂思勉把諷刺小說稱爲社會小說，胡適也認爲晚清諷刺小說可以算是「社會問題小說」。但「凡人之所爲」仍然太抽象，更具體的說，諷刺作家常取材於人在社會上行爲的不合宜、不道德或人性的弱點，如矯飾、虛偽、自私、貪暴等。由此可見，諷刺的事件皆與人物有關，所以我們談諷刺小說取材對象時，即以人物爲主，儘管有的作家給諷刺對象披上光怪陸離的外衣，但真正的諷刺對象還是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人和事，那些值得被批評或斥責的人和事。

第三，關於作品所呈現的語氣

帕勒得在《何謂諷刺》中特別強調語氣在諷刺小說中的地位：

更廣泛而言，在小說（即諷刺小說）中，我們主要探索的並不是形式所帶來的效果，而是語氣所帶來的效果。

雖然語氣在一般小說中只有附屬的地位，但在諷刺小說中倒是最主要的構成因素。諷刺作家的能力與個性並不在於他能否進行諷刺，而在於他諷刺時所展示的技巧。其技巧既不在於作

者的寫作目的，也不在於寫作的題材，而表現於作品所呈現的語氣。因為諷刺作家都可能有相同的寫作目的，即「責難邪惡與愚蠢」與「革新社會」；也可能有相同的取材對象，即取材於人在社會上行爲的不合時宜，不道德或人性的弱點。至於語氣所產生的效果，則往往大異其趣。西方有一種諷刺叫做霍雷斯式諷刺，就是以溫和與廣泛憐憫的笑意來糾正世俗的錯誤與缺失，這實際上就是我們（毛詩序）所說的「主文而譎諫」，「不用直言以微辭托意」的諷刺手法，即作者將諷刺的意念通過隱約巧妙的言詞，從從容容的敘述表現出來。此外，西方還有一種諷刺稱爲朱文諾式諷刺，就是以辛辣、令人難堪而激憤的語調，夾以道德性的義憤，去抨擊人類及社會制度的腐敗與罪惡，這實際上也就是漢班固所稱的「直陳時弊，嚴厲指斥」的諷刺風格。從這中西方諷刺理論的相同點看來，諷刺作品的語氣大抵歸於兩種：婉曲與直斥。前者側重於「諷」，一般包括比較溫和的機智、譏笑、反諷，它們在攻擊對象時，能讓讀者與作品中的人物保持適當的諷刺距離，其效果猶如鏡中取影，自鑑鑑人；而後者側重於「刺」，一般包括比較嚴厲的嘲諷、譏誚、諷罵，它們不能維持讀者與作品中人物之間的諷刺距離，攻擊時也不留餘地，其效果猶如普希金所云：「法律的鞭子達不到的地方，諷刺的劍可以達到（註三）」，短兵相接，物無遁形。

現在有了上面的理論基礎，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找出命名「諷刺小說」的具體依據。

首先，命名「諷刺小說」，是因爲這一流派的創作目的是一致的，即改正惡行、革新社

會。例如《儒林外史》筆鋒針對士林，一方面揭發他們的罪行與愚蠢，一方面以正統的儒家精神關心社會現實，企望有所改進。因此，《閑齋老人序》說：「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應以維持不壞也。」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勸慮序云：「他（吳趸人）見了當時政治的紊亂、家庭的守舊、官僚的萬惡、社會的腐敗，憂憤極了。可是他懷才不遇，心存救國，欲無其位；意欲振俗，而無其術，悲恨鬱結，無能發泄，遂作這部。」吳趸人心懷悲恨，將他耳聞目睹的種種怪現狀都揭露出來，其寫作動機也是基於振俗救國。再如《阿Q正傳》，作者通過阿Q這個可悲又可笑的形象，揭露了以「精神勝利法」爲核心的國民劣根性，「畫出這樣沉默國民的靈魂來」，以喚起「療救的注意」，其目的在於改造「國民性」。可見，顯露邪惡與愚蠢，從而達到教化的目的，是我們界定諷刺小說的第一個依據。

其次，命名「諷刺小說」，是因為這一流派作品的取材對象是一致的，即取材於人在社會上行爲的不合宜、不道德或人性的弱點。《儒林外史》較關切的問題是士人階層的腐敗與愚蠢以及社會制度造成的不合宜、不道德。范進中舉正表現出人性的愚蠢與迂執；匡超人得意前的孝順、刻苦、謙恭是合於道德的，但得意後的貪財、好名、虛偽是不合道德的，是腐敗的。至於馬二先生口口聲聲贊成的舉業，正暴露出他最大的缺點：

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馬二先生的話，造成一種反諷的效果。這是社會上制度的不合宜。

《官場現形記》是以描寫官場醜惡為主。作者取材範圍極廣，人物方面，小到衙吏隨從，大到中堂尚書，從候補官到在職官，從文官到武官都是作者取材的對象。至於這些人物所作所為也是無所不包：官吏的鑽上欺下、崇洋媚外，吏政的敗倫敗德，賣官鬻爵，都有各種各樣的描寫。還有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從妓女相公、苦力挑夫、秀才舉人到豪門權宦，又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取材範圍也是非常廣泛的。可見，諷刺小說的取材對象是很廣泛的，凡人之所做所為，只要不合理，不道德都可包括在內，但諷刺對象必須是值得被批評或抨擊的。

再次，命名「諷刺小說」，還考慮到這一流派作品所呈現的基本語氣。從作家寫作目的以及作品的取材對象來看，魯迅所謂的「諷刺小說」與「譴責小說」在這兩點表現得並無二致。因此，我們可以說魯迅所以區分「諷刺」、「譴責」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作家有不同的寫作目的或取材對象，而是由於作品內涵呈現了不同語氣所致。我們看《儒林外史》被魯迅稱為「諷刺小說」的主要原因，就因為它「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其實就是一種溫柔敦厚的諷刺風格。而魯迅所謂的「譴責小說」是採取痛罵式的，這種痛罵通常出於書中角色之

口，有時也由作者介入的方式表達，因此顯得「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這自然不合溫柔敦厚的風格。看來，魯迅心目中的「諷刺小說」是以婉而多諷、溫柔敦厚為唯一標準的，這樣當然只能篩選出唯一一部諷刺小說。根據中西諷刺理論所闡述的兩種基本語氣，我們認為，「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語氣是諷刺，「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語氣同樣是諷刺，只要這種語氣是通過諷刺手法表現出來的。因此，我們認為對諷刺小說的界定應該是廣義的。

上面我們著重探討了「諷刺小說」命名的理論依據與事實依據，下面準備從喜劇美學的角度談談諷刺小說中諷刺與機智、諷刺與滑稽、諷刺與幽默、諷刺與荒誕所構成的四種基本形態，從諷刺取材的處理方面談談諷刺小說的兩種基本類型。

諷刺、滑稽、幽默、荒誕、機智都是喜劇的基本形態，每一種形態都以獨特的方式展開和顯現著喜劇美的本質。但在現實生活和藝術中，這幾種相對獨立的基本形態則往往是以各種方式組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我們的諷刺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是諷刺與機智、諷刺與滑稽、諷刺與幽默、諷刺與荒誕相結合的四種基本形態。

第一、諷刺與機智的結合。廣義的機智即智慧，它是人們認識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作為喜劇表現形態之一的機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智慧，它是一種主體以出人意外的巧妙手段嘲弄客體對象，以其智慧之美贏得笑聲的喜劇審美形態。主體嘲弄客體，於是，喜劇審美形態中的機智便與諷刺有了內在的聯繫。正如瑞士的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

哈特所說：「機智有了它嘲笑的適當的對象，即有個人抱負的充分發展的個人時，才能成爲生活中的一個獨立因素」（註四）機智的表現形式有妙語巧辯、俏皮挖苦、文字遊戲、同音異義等。在明代，馮夢龍的《古今笑史》中就闢有「機警」這一喜劇部類，通過機智詼諧的笑話戲弄挖苦各種諷刺對象。在古代諷刺小說中，如《初刻拍案驚奇》中「賈秀才戲逐貪僧」的故事，就是通過賈秀才的多智善諷、戲弄諷刺了貪財好利、狡詐勢利的和尚，從而揭露了宗教的虛偽性。又如《鏡花緣》，魯迅先生稱之爲以才學見長的小說，「以才學見長」，如果純掉書袋當然不可取，但當作者把豐富的知識、機智的形式與諷刺結合起來時，換句話說，當主體在嘲弄對象中，展現出令人讚嘆的應變能力與知識水平時，那麼就會達到一種特殊的、更高層次的諷刺效果與審美效果。到了現代諷刺小說，錢鍾書的《圍城》、《貓》等，更以妙趣橫生的語言、博古通今的知識、聯翩而至的想像，剖視了高級知識分子這一社會層次的病態，從而提高了機智的地位，使機智諷刺在閃現著諷刺鋒芒與智慧光芒的同時，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前所未有的藝術境界。

第二、諷刺與滑稽的結合。滑稽作爲喜劇形態之一，其審美客體的滑稽對象或多或少地與一定的社會意蘊有聯繫，或多或少地與內在性格有聯繫，否則就稱不上真正的喜劇形態。但它畢竟還是較低層次上的喜劇形態，它主要體現著滑稽對象的某種外在不諧調的喜劇性，主要包括人的動作、表情、姿態、言語特點，衣著習慣等外在喜劇因素。但是，當它與諷刺